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九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新安汪　薇棣園

梅莊吳　菘綺園

槐陽程休徵根洺

江都高　偘侃若　參校

泗州大聖

劉元城先生杜門屏迹不妄交遊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棠按宋孫奕季昭示兒編云泗州大聖傳和尚何國人也

隋書西域傳有何國

神舟

徽郡春初必賽神爲舟以送瘟或曰瘟神卽張許二公事屬荒誕黃黃生有神船八章錄出以示羣迷其詩曰

刻木爲舟束帛爲人首尾象龍綵繪如眞　彼何神斯曰唐張許以身殉國廟食千古　二公有言死爲厲鬼誓殲羣醜以報天子　末俗傳譌謂神司瘟於以像之虎眉生嗔於以舟之陸海揚塵　伐鼓鳴金揚嶽樹幟有其舉之無敢或廢廢則召災疫癘斯至　惟神正直妖孽曷興就人求食邪祟或憑　神道茫茫愚俗蚩蚩

舉國若狂誰與正之　我時往觀猶然齒粲是用作歌
以諗妖誕見一木堂四言詩

七姑

俗正月十四日請七姑以箕簋爲人稱之則重又有箕姑竹姑葦姑鍼姑鍼姑魏文帝美人薛妃善鍼黹故祀以卜巧又正月十五日請紫姑姓何字麗卿爲人妾妻妬殺之於厠天帝命爲厠神後人於厠中祀之東坡文集有子姑神傳又有三姑問答善吟詠卽其人也又有戚姑相傳戚夫人是也按七姑定卽戚姑之訛

金龍大王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戚畹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中浙大饑損家貲飯餓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元赴江死尸僵不壞鄉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祐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元大潰遂著靈應永樂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人胡

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祗事神益虔自後屢著靈異不能盡悉

天主教

明萬曆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望羅雅谷奉其所謂天主教以來中國其所事之像名曰耶蘇手執一圜象問爲何物則曰天天不能自成爲天如萬有之不能自成爲萬有必有造之者而後成天主爲萬有之初有其有無元而爲萬有元超形與聲不落見聞乃從實

無造成實有不需材料器具時日先造無量數天神無形之體次及造人其造人也必先造天地品彙諸物以爲覆載安養之需故先造天造地造飛走鱗介種植等類乃始造人男女各一男名亞當女名厄襪以爲人類之初祖天爲有始天主爲無始有始生無始故稱天主焉次造天堂以福事天主者之靈魂造地獄以苦不事天主者之靈魂人有罪應入地獄者哀悔於耶蘇之前並祈耶蘇之母以轉達於天主即赦其人之罪靈魂亦得升天堂天堂惟諸佛爲魔鬼在地獄中永不得出問耶蘇爲誰曰即天主問天主宰天地萬物者也何爲下

生人世曰天主憫亞當造罪禍延世世胤裔許躬自降生救贖於五千年中或造天神下告或托前知之口代傳降生在世事蹟預題其端載之國史降生期至天神報童女瑪利亞胎孕天主瑪利亞怡然允從遂生子名曰耶蘇故瑪利亞爲天主之母童身尚猶未壞問耶蘇生於何代何時曰生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天主教門人李祖白者著天學傳槩謂初生人男女各一初人子孫聚居如德亞國此外東西南北竝無人居考之史冊推以曆年在中國爲伏羲氏卽非伏羲亦必先伏羲不遠爲中國有人之始此中國之初人實如德亞之苗

裔自天徂東天學固其所懷來也是以唐虞下迄三代聖賢垂訓往往呼天稱帝夫有所受之也豈偶然哉又謂天主耶蘇謀反事露正法同盜釘死十字架上天地人物俱証其爲天主天証如太陽當望而食地証全地皆震驚動萬國人証無數死者物証如石塊自破帷帳自裂等若望有圖像進呈可據甚荒誕不根載於揚長公先生不得已中先生持論甚正與若望極相水火其書亦翻清進呈然天主之教終不可得而廢也

思旆

唐孫光憲云僖宗朝有滑能棊品甚高有一張小子年

十四來謁滑與之奕張隨手應之適黃寇犯闕僖宗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張曰不必前邁某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著棊滑驚愕奄然而逝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邪所言天帝者非北極高皇大帝也按眞誥北方有玄天黑帝又號鬼帝世人有大功德者北帝得以辟請召棊之命乃鄷宮帝君乎與眞誥髣髴故竝及之然皆不足信也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十百點多

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草木子云成都聖燈山簡州天光觀衡山聖燈岩匡廬神燈岩明州天童山高麗太白山數處皆聖燈時現蓋山之精英之氣發爲光怪爾棠按聖燈即姚江神燈皆天地鬱蒸之氣吾歙靈山亦然

禁術

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術者交戰官軍刀劔不得校弓矢皆還自向賀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棓於是官軍以白棓擊賊善禁者果

不復行擊殺者萬計棠謂禁術其初造之時蓋深惡夫刃之與毒有害于人也其操術誠仁者也乃以資山賊是以謂之妖也妖賊不死於刃與毒而皆死于白棓善禁術者安所用乎天生此術往往愚民爲之鼓惑結黨聚衆以亂鄉曲莫不抵於死亡可歎也夫

聖水

魏青龍三年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營衞帝室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于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今世妖民往往以聖水愚人其術相傳蓋自漢已然矣

讖緯

凡讖緯之書皆言將來之驗讖者纖也言其義纖微也緯者經也緯有七緯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孝經緯春秋緯又籙書讖云亡夏者桀蓋讖書出于夏時周宣王之世有檿弧箕服之語卽其讖也而張衡以爲起於哀平之世王莽攝政假稱符命以惑衆因而篡位光武誅莽復崇信而表章之最爲光武之病光武每事俱以讖定嫌疑桓譚曰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可不抑遠之哉帝後

有詔會議靈臺所處曰吾欲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欲斬之良久乃解蓋光武未中興時其先有以赤伏符上者故帝篤信之夫異端邪說間有驗者豈足以取信哉劉歆信之公孫述作亂東都諸儒者傅而習焉乃有引之以釋九經者歐陽修請詔儒臣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卒不果行今若遵歐陽所言刪去讖緯亦絕邪歸正之道也

呪詛

呪詛本祝詛俗作呪詛詩大雅侯作侯祝作音詛祝音晝訓怨謗也書無逸篇否則厥口詛祝是也周禮詛祝

掌盟詛之祝號詩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犬豕雞刺其血以詛盟孔氏曰詛小於盟鄭註大曰盟小曰詛是則誓於鬼神又非怨謗也左傳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是也左傳祝有益詛亦有損則呪與詛又分爲二一說祝爲吉祝詛爲惡祝故說文謂祝爲祭主贊辭而詩工祝致告禮祝以孝告亦與怨謗之義別蓋祝本有二解今世祝字作吉解呪字作惡解梵書譯音不譯義呪在印度曰佗羅尼譯漢語曰明曰呪曰眞言皆是也唐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善呪術能生死人大宗令人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傅奕曰此邪

法也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略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有所擊更不得蘇出隋唐嘉話宋陳仲微爲莆田尉囊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過寺其徒交揭其事以爲冤旦暮呪詛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其僧無疾而死出宋史本傳可知呪詛之說出於邪術夫邪豈能害正哉

何見鬼

巖鎭有張孟鐸不知何術而言事甚效人號爲張見鬼按王蜀時有何奎術數通神人號爲何見鬼唐時遂寧

有馮見鬼似有所覩言事如神有林泳者謂安有生人而終日見鬼不信其術馮于是言林陰事林乃慚懼

靈姑

今世有婦人腹中作聲能知人吉凶俗謂之靈姑無知女婦皆信之此事之最不足據者按後唐明帝微時宿鴈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不具食腹中兒語曰天子至亟速具食聲聞於外因親奉庖饌且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媼遜言懼吾辱耳衆謂靈姑腹語即因娠子腹語之事而以誑愚人也

神樹

邴原避地遼東得遺錢拾以繫樹枝而繫錢者多因謂之神樹原悲其由已而成遂辨之王棠曰韓昌黎作木居士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可知凡事不可不慎之始也

金佛

霍去病過焉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顔師古曰西方金人爲祭之主西方屬金今金佛是也漢明帝夢金人傳毅曰身毒有其道者號曰佛得無是乎於是遣使身毒圖其形此中國有佛之始

佛書入中國

佛書不自白馬載經始來中國其先周時已入中國人爲築高二臺故知秦之先已有其書隋經籍志云其書久已流布遭秦火是以湮滅劉向列仙傳云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二人已在佛經漢哀帝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口傳浮屠經明帝時傳毅對帝之言皆是佛書使自明帝時始來毅安能先知其旨故知漢時其書始廣而其教則自周秦已然矣

寺院

漢明帝以佛爲六卿之職故其廟曰寺與鴻臚等寺同院者與局院同明帝欲於東都門創白馬寺此寺院之

始也

觀世音

觀世音之先有佛名觀世音教觀世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即授以佛名爲號楞嚴經又云世界因動有聲因聲有色因色有香因香有觸因觸有味因味知法六根妄想妄想成業性故十二區分由此輪轉獨觀世音從聞根入者以受害之源在因動有聲也聞根返源則六塵皆解脫矣蓋六根中見鼻舌身知五根皆不能獲圓通惟有耳根從聞中入妙音觀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一切苦是以觀世音之名徧十方界也

寺門四金剛

寺門金剛各執一物俗謂之風調雨順手執劍者風也執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執蛇者順也獨順字思之不得其解升菴藝林伐山云執蛇者蜃也蜃形似蛇而大與蚌蜃同物異音耳

彌勒佛像　三道寶階　佛足跡

宋釋法顯佛國記晉義熙十二年法顯方面長安云陀歷國昔有羅漢以神足力將一巧匠上兜術天觀彌勒菩薩長短色貌還下刻木作像前後三上觀然後乃成像長八丈足趺八尺齋日常有光明諸國王競興供養

今現在然則今日之彌勒佛像乃匠工三上天而後模得之者與他佛像不同又云天竺諸國嘗有佛遺脚跡此亦欺世之談與蜀之五丁足跡華山西施足跡同一荒唐也又云佛從天上下下時化作三道寶階佛在中道七寶階上行梵天王亦化作白銀階在右邊執白拂而侍天帝釋化作紫金階在左邊執七寶蓋而侍諸天無數從佛下佛既下三階俱沒於地餘有七級現後有阿育王欲知其根際遣人掘看下至黃泉根猶不盡王益信敬即於階上起精舍當中階作丈六立像精舍予謂佛以清淨為教金銀七寶則全是富貴習氣當不應

爾爾此皆釋氏欺人之言夫佛行任隨心何必有階何必有級從天下地步步從階上行亦殊苦矣曰七寶曰金曰銀者以世人嗜欲過盛故言此以聳動愚頑耳

佛經諸名義

六通天眼通天耳通身通他心通宿命通漏盡通悲解　三明解脫在心朗照三世

阿闍黎唐言軌範能糾正弟子過失也　五衍即五乘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解支佛五菩薩

六度一曰施二曰戒三曰忍辱四曰精進五曰一心六曰智慧　三幡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

二諦俗諦眞諦忠孝等事能所俱亡、　阿無也耨多羅上也三正也藐等也三正也菩提覺也猶云無上正等正覺也心經註

波羅蜜多到彼岸也　曇摩法也　迦羅時也　達摩法也　南無歸命信順也

佛覺也菩提覺也菩提薩埵覺衆生也阿羅漢離諸惡也彌
勒慈氏也維摩詰淨名也婆羅門梵志也解支獨覺也
比丘乞士上乞法下乞食也禪那靜慮也般若慧也三昧正受也
瑜伽相應也般普也涅出也槃煩惱也窣堵坡塔也荼毘
亦云闍維焚燒也僧伽藍衆園也娑婆堪忍也羯磨作法
葬事也剎那迅速之極名也阿蘭若閑靜處也唄猶讚歎也八關
齋一不殺二不偷三不淫邪四不妄語五不飲酒六不坐高大床七不着花鬘瓔珞不用香
油塗身薰衣八不自歌舞不往聽不過中食此八戒名爲八關齋五辛一葱二蘿三韮四蒜
五興渠或云蕓薹或云胡荽或云阿魏袈裟衣即福田衣去裓衣離染服出世服離
塵衣消瘦衣割煩惱[illegible]蓮華服間色服揵椎凡有一個銅鐵名者告名揵椎又云但是塗[illegible]

板木瓦鍵有聲可以集衆者皆名犍椎指磬指鍾指鼓皆可用 阿鼻無救也 地獄最下地也
拘局不得自在也 蘭若空靜處 雞園大衆出家處 梵言吃栗多
唐言賤人 鹿園在羅茶奈園 雁堂為佛作堂形如雁子 鷲嶺佛所
居 祇洹林樹名梵云祇陁洹 奈苑 香城 香界佛寺 花界
蓮宮 香阜佛寺 香宇同上 金界 金地 福界皆佛處
仁祠後漢書 須彌山有青鷲伽藍 楞伽此云不可往唯神通入方
能到此佛國也 沙彌沙彌謂安息在慈悲之地也 六塵色聲香味觸法 一切
佛皆有三身一者法身謂圓心所證二者報身謂萬善
所感三者化身謂隨緣所現今釋迦牟尼佛者法身久
證報身久成今之出現蓋化身耳 禪林妙記 頭陀即杜多猶抖擻也後

人說以杜多爲頭陀

三昧即正定亦云正受圭峯云不受諸受名爲正受遠法師云夫稱三昧者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

和南 和南即中華之拜也僧家用而導化帖中非僧亦用和南

道家貞一儒家致一釋家三昧言一卽有二遂至於三言三卽昧在其間

四諦苦集滅道是也 苦生老病死集骨肉財帛滅滅壞道修行 經云見苦斷集因滅脩道

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行之安車

三緣第一爲了自已輪廻生死二爲紹隆三寶三爲道四生皆令解脫

五濁劫濁見濁煩惱濁衆生濁命濁

四觀觀生如石女之懷兒觀住如陽焰之翻浪觀異同浮雲之萬變觀死猶狂花之謝空

四大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謂毛髮爪齒皮肉筋骨腦髓垢色皆歸於地唾涕膿血涎沫津液痰淚精氣大小便利皆歸於水煖氣歸火動精歸風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圓覺經

七聖財人生世間禍福從口生當護於口甚於猛火猛

火能燒一世惡口能燒無數世猛火燒世間財惡口燒

七聖財七聖財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慚愧五聞捨六忍

辱七定慧七者能資用成佛故名財報恩經

慈雲欲卷慧日將昏

維摩經以不思議爲宗金剛經以無住爲宗華嚴經以

法界爲宗涅盤經以佛性爲宗

千千重數故曰三千千過復千故曰大千

心燈夜炳意蕊晨飛

早起諸天食日中三世佛食日西畜生食日暮鬼神食

佛制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食

開熙寺元有釋迦藕絲袈裟爲千載之異物爲賊劫去與其妻當時手指節節隨落徹戒錄

陳思王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遒深亮遠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斂襟祗敬有終焉之志即效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異苑

齊僧辯能作梵契等音義云契之一□猶言一節一科也

四姓 剎帝利王種 婆羅門高行人 毗舍此土人 首陀里下皂隸之屬

笠僊貫休詩夜雨山草濕爽籟雜枯木閑吟笠僊偈清絕過於玉

雞園寺寺也昔有野火燒林林中有雉入水漬羽以救其焚

或云即雞頭摩寺

須達長者施園祇陁太子施樹爲佛說法之處又云布

黃金即祇陀太子園建精舍爲佛居之處

諸大乘經爲滿字無欠少之義小乘諸教悉爲半字義

未圓故云半字涅槃經

瑜伽之建寶塔百鬼助以日工雀離之起浮圖四天扶

其夜力　乾陁國都城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

步所謂雀離佛國也

舍利即骨身有三種骨舍利色白髮舍利色黑肉舍利

色赤菩薩羅漢亦言三種若是佛舍利推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推擊即破矣

如來

多陀阿伽陀𨈹爲如來金剛經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爲如來此以法身釋又第一義名如正覺名來此以報身釋成實論云乘如實道成正覺故名如來此以應身釋道說集要云本覺爲如今覺爲來故曰如來佛書雜說云如者來之體來者如之用

釋迦牟尼

即能仁寂黙也能仁是姓寂黙是字姓從慈悲利物字

取智慧實理利物故不住涅槃實理故不住生死

菩薩

即菩提薩埵也經疏釋菩提名佛道薩埵名成衆生天台解云用諸佛道成就衆生故名菩薩也

釋

僧家不用姓而稱釋起於衛道安以爲大師之本莫過釋迦乃以釋命氏

北宗南宗

神秀師事五祖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其懸解圓照張說嘗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威德魏魏王霸

之器也初神秀有同學慧能者其行業相埒住韶州廣果寺神秀作書邀之能以南中有緣竟不渡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爲北宗慧能爲南宗有問六祖頓漸二義六祖曰聽法頓中漸悟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沉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京南能頓宗北秀漸教

金地藏

金地藏能詩書時人紀事云新羅國王子也至德初落髮航海隱于九華山今世所稱地藏王菩薩是也

塑佛

劉元字秉元善塑佛像元世祖建大護國仁王寺凡兩都名刹有塑土範金摶換爲佛出元之手天下無與比所謂摶換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像也摶換又曰脫活京師語如此

佛經乃文人所作

昔去蕪在日嘗言及楞嚴曰此房宰相所作非眞佛語也近觀分甘餘話云前輩常云諸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觀唐貞觀中令玄奘法師譯諸經有繹經之士又論有不穩當處隨卽改正則所云出文士之筆信

然棠謂西域之有佛經如中國之有六經而梵音與中華之語音則異故佛經必翻譯而後成今文使六經傳布外國外國亦必翻譯而後得其解義稍模糊則失旨意然則今之經文爲文士翻譯其爲失其旨意者多矣宋天聖八年中散大夫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權判吏部流內銓上護軍瑯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戶實食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王隨撰首楞嚴經疏序云般剌譯其義房相筆其文而長水沙門子璿釋此經十門分別於八傳譯時年下云大唐神龍元年中天竺沙門般剌蜜諦於廣州制止道場譯先是三藏將梵本泥海

達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詮聞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筆受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繹語則是今之楞嚴出於彌伽釋迦之繹語而房融秉筆而書之者也夫字三寫而全失其形安知房融之筆能合彌迦之意而彌迦之語又能一一盡如佛語乎尋讀分廿餘話書此以爲文人捉筆之一証

袈裟

袈裟梵音迦羅沙曳云不正色也字本作毠㲚又爲髦㲚又爲迦沙西域記云覆腋衣竺道祖云魏時作此衣綴於左邊祇支上今所謂七條衣是也又七條曰鬱多

羅用三種極壞之色青也黑也木蘭也青是銅青色黑是雜泥色木蘭即樹皮色皆不正之色也葛洪撰字苑改爲袈裟正韻引內典以毛爲之正字通謂釋氏戒殺必不緝毛爲衣況僧服離塵衣無垢衣毛則不能無垢塵也不達物理互相承譌棠肯西域極寒之地僧服毛衣不得謂之犯殺戒況佛可以白牛糞泥壁可以酪充腸有垢無垢豈在毛上字書引証緣由未爲不是則天朝僧法朗等賜紫袈裟僧之賜紫自天后始然與袈裟命名之意遠矣李群玉惱僧自證詩云常聞天女會玉指散天花莫遣春風裏紅芳點架裟古夫于亭雜錄云

架字從木作去聲必有依據

藝林伐山云袈裟一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又王少伯詩云手巾花氎靜香帔稻畦成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鎧一名去穢衣一名無塵衣一名逍遙服

傳衣

曹溪今有金縷僧伽梨衣衣似今羊㲚褐衣而間以金縷有云是釋迦佛所遺有云是達磨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郭青螺云考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並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後世不信其師承

汝宜持此為驗以宗其定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命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於是竟止不傳慧能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代宗即位夢尊者請還衣鉢即詔使臣持還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質本堅如周之石鼓泰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如孔之檜子貢之楷老之栢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庾嶺之爭惠明不能

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莊渠不能並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獨此衣存棠謂佛法之傳在法不在衣紛紛議論皆在衣不在法以指指月月不在指上指上覓根由終是鑿舟求劒也

佛號

矐仙原始祕書曰胡稱佛爲仲尼者謂德同仲尼也喪門曰比丘者謂德同孔丘也女喪門曰比丘尼者謂德同孔丘仲尼也李止園云西域人言西方有佛三尊一爲仲尼一爲金佛一爲活佛若然則佛國亦重孔聖人耶

月齋十齋日

唐武德元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斷屠十齋日一八四五八三四八九十是也釋家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月五月九月照南贍部州故唐朝此三月不行刑不上官不屠宰後代皆循其敎妄誕可笑

僧尼

漢時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劉俊之女及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念珠

數珠梵語鉢塞莫衆也瓦釜漫記念珠乙百零八粒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凖一歲之義

數珠有一百零八者嘗謂楞嚴有佛說神咒令人誦一百零八徧注云誦咒百八表滅百八煩惱也然則百八之數亦表滅百八煩惱之意

清異錄云和尚市語以念珠爲百八丸裹休見人執念珠則喜曰手中把諸佛窖子未見有墮三塗者也

求隆雨

明太祖最不喜僧常將僧皆埋於土僅留首在土外命曰鏟頭會有一僧鏟一首復生一首如是數十次太祖

始已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命皆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永隆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語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太祖乃宥三千人時大旱以所遺香禱雨即應上曰此眞永隆雨也製詩美之查明高祖時高僧疊見奇異之事頗多蓋由高祖不信佛法故佛教亦作仙家伎倆也

沙門

其先本喪門謂僧死其徒守塚門而居也晉時惡喪字

攺曰桑門梁以沙爲僧家塔冢又曰沙門

塔影

塔影僧家以爲神異梁武帝疑之乃置一木於地環以小房皆用窓眼試之其木影果倒懸於房內方知天光倒射之影非靈異也輟耕錄云平江虎丘閣版有一竅當日色淸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但頂反居其下耳此因有象可寓非幻出者松江城中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想西角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挂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於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illegible]

常有或時見之爲又不可曉也酉陽雜俎云揚州東市塔影忽倒沈存中謂大抵塔有影必倒福州萬壽塔成都正法塔蜀州天目塔影皆倒或在天窗或在廊廡而影正數尺亦難以理推也金陵瑣事云牛首山禪堂右傍門隙內塔影倒置射紙上明暗皆有呂涇野太史辨其塔尖自門孔中透入故有影未知是否又邢有都邢太史乙鳳公之猶子有夙悟登姚允吉樓望見長干浮圖曰此影可射而入也遂爲閉窗戶止留一指頂大隙斜對日光處塔影宛然入矣棠謂此理終難窺測如吾所居之地名曰巖鎮有南山社樹極大故老云其影落

於休寧某氏之樓相隔四十里此更不可解也

剃頭書

投簪落髮出世舟航又曰落髮除煩惱又類要云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然則髮爲人煩惱之根耶或曰素問謂爲腎之華在髮王冰註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抱朴子云血之榮以髮煩惱乃血氣所使不留血氣所使煩惱自然無也然僧家性氣未因髮之有無爲增減也金色女白文殊聽我出家非以自剃髮爲出家若能發大精進爲除衆生一切煩惱是名出家非以阿蘭若獨坐思惟名出家能於[illegible]

生死流轉中以定惠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人有劉淨翁捨俗出家黃山谷謂淨翁在家出家無俗可捨戲作頌云淨名龐老總垂鬚君幸元無免破除心若出家身若住何須更覓剃頭書

元朝帝師發思八

讀書後云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誤也其制詞稱名班彌怛拔思發其文始全而賜號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葢自有釋氏以來其光顯尊重未有過焉者也心印不如達磨神足不

如圖澄開敏不如羅什記臆不如一行不過小持法咒唄而已而猥被世祖之寵秉華夷釋教之權不亦幸哉

佛法如燈籠

元大德間僧膽巴者爲帝欽敬太子病痲薨皇后遣人問曰我夫婦崇信佛法以師事汝止有一子寧不能延其壽耶荅曰佛法譬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矣棠謂佛法如燈籠此語趣甚然則人亦安用事佛耶

黑衣

南史云沙門惠琳文帝喜其論議權侔宰輔賓客塡咽

孔顗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嘗讀僧有白衣宰相不意復有黑衣宰相也又稱佛門有曰黃面夫子見宗炳明佛論有曰毗曇孔子見稱慧嵩法師有曰東方聖人見伽藍記曇漢爲西域讚歎二者皆引佛歸儒可爲一笑也

布施

布施二字見於佛經而莊子外物篇云儒以詩禮發塚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是布施二字周時已有此語

佛光

廬山文殊臺每日不時現佛光見則能照人影甚奇續高僧傳有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耀一室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施虹下與凡次家兒在黃山慈光寺殿中宿亦見有金光照耀一殿人皆稱爲佛光施謂山出硃砂山體屬火故湯泉亦作硃砂香氣此乃山川蒸鬱之氣催迫而成此說頗有理智藏所云僧家欺人伎倆不足信也考楞嚴經廻佛慈光向佛安住之語故黃山取名慈光楞嚴又云猶如雙鏡光明相對其中玅影重重相入名廻向心等語嘗詳經中廻向之說必由玅力方能如是乃山中遊覽者常

見光可知不因妙力亦能如是也楞嚴十地又云淨極明生名發光地予謂此理不獨在人山亦有然黃山一塵不染可云極淨則發光之說其亦此意也乎

涅槃

道宣法華經序云闡圓明之行廣納於無邊開常樂之門普該於有識又云圓明如來之藏常樂涅槃之界如來世尊既自證得廣說妙法開方便之門示眞實相令諸有情普皆悟入故金剛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智度論云涅槃城以空無相無願爲門注云拘尸那城北阿利羅跋提河此譯爲

有金河河畔有娑羅林如來於此娑羅林中入於涅槃多心經注梵語涅槃此云無爲楞伽經云乃不生不死之地一切修行之所依歸佛說施燈文云願一切衆生皆得涅槃微玅光明至涅槃者有微玅光明人誤認以爲死非也棠謂世之愚人妄言涅槃皆此種語誤之也

泥洹

遠法師泥洹論云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唐法林破邪論云佛有眞應二身權實兩知三明八解五服六通神

力不可思議法號心行處滅其道也運衆聖於泥洹其
力也接下凡於苦海

水懺緣起

佛祖統紀謂知玄法師自成都謁僖宗優禮之賜號悟
達尋歸九隴定中見菩薩摩頂說法言訖即隱俄見一
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晁錯二字知夙業即右
膝安臥而逝世言玄之前身漢州三學山知玄法師臨
終感病與玄正類及攷神僧傳知玄邂逅一僧患迦摩
羅疾候視無倦至別僧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
隴山相尋二松爲誌後玄居安國寺僖宗禮之賜沈香

座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以飲食餵之則開口
吞啖因憶僧言入山尋訪二松之間佛寺儼然故僧出
迓甚懽遂留止宿告以所苦曰無傷也山有泉旦灌之
即愈及明至泉所方掬水際瘡忽人語曰未可也公不
讀西漢書乎曰讀曰既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
即盎後身吾乃錯也累世求報于公而公十世爲僧戒
律精嚴不得其便令公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
而迦諾迦尊者以三昧法水洗我我去汝不爲怨矣玄
乃掬水洗之痛徹髓絕而復蘇遂愈因顧寺無覩矣玄
因卓錫其地述水懺三卷觀一本所傳雖一知玄前身

袁盎而其事無一同者第其爲冤報則一耳

寄庫

寄庫之說徽俗婦人更信凡作佛事多燒紙錢名曰寄庫查通考載云十月十五爲下元節是日進梁國王與押番臣僚望木棊山奠拜用番字書狀同焚云寄庫木棊山在薊州馬蘭峪外諸山國初王衞地也龍舒云遍覽佛藏無陰府寄庫之說譬如有人不爲君子之行交結賢士乃寄錢司理院獄子處待其下獄則用錢免罪豈不謬哉

佛曲

永樂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車駕往視無拜跪禮合掌而已五年啓建法壇於靈谷寺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十有四日卿雲天花甘露甘雨舍利祥光青鳥白鶴連日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花徧於城都金仙羅漢化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施繞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自是上潛心釋典焉後御製佛曲並刊佛經以傳東莞陳建曰畨僧善幻無亦其幻也歟棠按今世佛曲乃永樂所作永樂英武之主其敬信佛法實因祥異屢見按須佛曲之後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見菩薩

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繞凡
須佛曲之處皆有祥應此其理實有不可知者學者信
道不篤必爲所惑是以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有以也
一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宋太祖幸相國寺至佛前問當拜否僧錄贊寧奏曰不
拜問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上微笑而頷之遂
以爲定制後行幸焚香不拜也
闢道敬人
邵堯夫見佛老像不拜伊川遊僧舍命後生坐莫背佛
像門人曰先生闢佛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闢者道

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當時亦賢於衆人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

僧犯色戒

晉書云符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即遣吕光西伐龜兹光與什同來堅爲姚萇所害姚興迎入長安待以國師禮嘗詣經州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障須婦人興乃召宫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天竺僧耶舍

聞羅什受秦宮女歎曰什如好綿其可使入棘刺乎棠謂秘密教之傳佛子佛孫其即羅什慾障之說乎昔清晏禪師謂人曰膝中有緣亦復御女非虎三匝不能解其犯戒之疑然則高僧行徑固不可以一例看也

祕密教

胡僧以咒術迷人令男女交合磨臍過氣演種善根傳佛子佛胎之說謂之祕密教又按元時胡僧哈麻等進房中運氣行淫之術號演揲兒法元帝皆習之今傳西域有歡喜佛像人爭奉之此皆不可致詰也

老子非異端

并州云按太史公傳老子謂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耼字伯陽周守藏室史也居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爲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云老子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養壽也又云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于段干宗之後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太傅其本末甚明然自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敎蓋萬世人主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

始所合遂抑絀老子以爲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覩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燿一世遂不暇與吾儒辨而更竊漬其餘瀋以求與之角而竝傳葢藍稃迦之稱眾刼則謂在伏羲爲鬱華子在祝融爲廣壽子在神農爲大成子在軒轅爲廣成子在少昊爲隨應子在顓頊爲赤精子在帝嚳爲錄圖子在堯爲務成子在舜爲尹壽子在禹爲眞行子在湯爲錫則子在周始爲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巳也遠者姑亡論巳前是而爲廣壽爲大成後是而爲隨應爲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爲三子

何遷逝之速耶三代以還賢公卿非老之死也又何爲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於商爲周文王守藏史曰楚邑子武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爲經成子遂西遊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時復西邁云云蓋又傅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爲長從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怪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異人也其化而爲太上靈眞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排絀

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至大而能泯其跡精以治躬粗以治天下取之固逢原矣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乎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復其實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謂倚伏貞勝造物若誘人而使之盈蓋使理國繕身者於張强興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以導人巧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

解其文義而妄爲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

辨老

或云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又爲陶朱公按此三人卽范蠡也范與越王囚於石室嘗屎飲尿亦以甚矣子復被戮於楚何不行其術以自免乎追天地經云老子託幽王皇后腹生卽幽王之子也幽王爲犬戎所殺何不行術以救君父乎化胡經云老子在漢爲東方朔漢武窮兵疲役中國豈不知兵者不祥之器而爲之諫諍乎總皆爲其術者推崇過甚故紛紛欺誑如此

張天師

弇州云天師一傳蓋因世譜而作其牽合傳會不可言請得而條辨之其云和帝即位聞其有道以三品印綬徵是時漢未有三品也徵爲太傅封冀縣侯此又因卓茂事而傳之者也太傅位三公上大邑通侯豈平世而遽及草野且此豈細事而史冊之不載也神符所受能執筆一遥畫而千萬鬼衆俱死又能使之活則一時西川之厲太上因頤指請之而有餘又何必縱之爲害至極而假手天師制之也陽都之人多浚山窮谷王法所不及施故天師以便宜攝之彼地即生齒亦不過數萬耳何以有三萬六千種外道也夫一畫而能殺鬼太上

實授之而又責其過當殺氣穢空者又何也張魯以漢中降魏封侯善終史傳甚明而云不受封爵白日昇天且曹子建著論稱其時道術之士甚詳而不及魯魯子衛隗俱無所謂奇術者而況上昇也且豈有子女十餘輩累代昇天而無一紀者自晉世而昭成而椒而仲囘而迴而符而子祥而通而仲常而光而順而士元而修而諶而秉一而善而季文而正隨而乾其壽高者皆百歲小亦不下九十何至乾曜召見之後子孫之壽皆與常人等葢前代系數不明而又少少則不得不以壽彌縫不明則可以影響故也大要與鎮南而後其印劍符

籙雖存而未必一一修持其修持者未必一一皆驗至宋眞宗之世頗好其事以故稍稍出而應之然亦無可以聳動者至宣政而虛靜先生繼先出其倜儻變幻君臣各相競爲文彩而其後人因之有世譜耶眞誥雖時時稱天師第呼之曰陵耳亦不甚重之

王棠曰古之所謂佛老者佛與老氏之學也世說云二郗奉道二何奉佛世說注云郗愔與弟曇奉天師道則是以天師爲道教者則自二郗始也李膺蜀記曰張道陵避瘧病於丘社中得咒鬼術書遂解使鬼法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熹平末爲蟒蛇所噏其子衡奔走尋屍

無所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麋鶴跡置石崖頂至光和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爲系師衡子魯爲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爲叛漢之賊臣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者乃蛇腹之餘餐耳

相傳宋時林太守送張天師於獄中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爲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疏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明太祖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命去其舊稱俾爲眞人秩正二品按天師二字見於莊子徐無鬼篇黃帝

將往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漢張道陵僭以爲號

天師玉印法劒

宋周公謹雲烟過眼錄云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所藏有玉印一鈕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法劒一口玉靶靶上兩面皆有篆字二行十餘字劒長四尺許兩面皆細紫金作法篆其一面畧記有 [illegible] 圖 図 卯 月 內有 兎春夏秋冬其下三台北斗其一面字不能辨最下作雲雷二字劒兩面俱有鋒鍔無缺蝕葢自漢到今千七百年累代所持以立教者止此二物耳

宮觀

宮者天帝所居之室與帝王宮闕同皆稱曰宮觀天子居上以臨下之所也黃帝內傳西王母授帝白玉元始眞容置於高觀之上周穆王尚神仙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山尹眞人草樓之所因號樓觀此道觀之由來也下望上曰觀音官上視下曰觀音貫

五君梧梓文

大老君

西海君

東海君

眞人君

仙人君

右五君栝枓文十五字予所見者已裝治成帙不得詳其形製五君之旁有棬各三徑三寸餘其中者圓若碑碣之穿上下二棬則橢褊不匀亦有闕其一者藏碑若歐趙皆所無有復不見於諸家雜說中殆莫知爲何物獨武陽黃伯思長睿作洛陽九詠其聽上淸一篇中云窪枓五兮石栝九饗西后兮脤東后所注甚詳今併錄其詞云瞻邙阜兮北睇眇璿題兮雲際羗胡爲兮斯宮肇先唐兮六世唐初北邙有老子廟開元末廟北別

建玄微觀後　蕊殿兮穹崇桂棟兮椒墉綺疏晃兮杲

日上清言

日瑶鐸韻兮會空峩雲冠兮紛羽袂飈爲車兮鶴爲

驥曖羣眞兮飛軿悉雲從兮仙李日旂兮霞旆騰玉

虬兮沛艾欵祖祀兮肅祇瑑瓊章兮綷蔡唐明皇勅謁齋宿斯宮有詩煥妙繪兮秀發五龍儼兮千騖列悼雨駿兮蓋

幪隨一掃兮烟滅宮壁有吳道玄畫即杜甫稱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本朝祥符中有吏以其故暗剗而更畫森羅妙絶之迹一旦掃地矣李西臺見中得數像眞齋壁後爲大水所沒鬱

梁子兮翠枝樛藏史西兮麗紺牛度函關兮伐邈木

何爲兮此留殿後有古木相傳名梁子木老子以繫青牛益後人假托明甚空枿五

兮石栢九饗西后兮服東后若脈運兮自然差渺茫

兮難寃宮中有方石上列圓穴五摽穴九俗謂之九卯石側各有題記曰大老君眞人君東海君西海君字與漢人隸法同其穴殊無刊刻之跡乃漢世所作以祠眞仙耳黑者代梓楷者代梧就石爲之若窪尊之類或云晉□仙人白仲理作此鍊丹非也葢字畫類漢□隸不類晉體 栢翠兮梨紅金井露兮玉橙屬思沙陵兮不可再得吟乎山之側又東觀餘論載政和中黃君瞻上清硤語云此碑帙有五君梧梓文故書于右且云欲考梧梓所以者觀此可知也宣和殿藏碑錄以爲漢碑而名之曰眞人君石樽刻石與四老神祚机刻石同帙㫖由此石就其上有器物之狀以祀五君故或謂之梧梓或謂之石樽而黃君之辭可據始知是洛陽上清宮中之

物其文唯大老君三字最大葢尊老子也西海眞人六字却是似晉人筆札豈鐫刻有工拙乎六經無眞字獨於諸子見之延熹中蔡邕作王子喬碑及仙人唐公碑文皆有眞人之稱矣

道品

道家厥品有三一者老子無爲二者神仙餌服三者符籙禁厭

養壽

神仙傳彭祖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冬溫夏凉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質幽閑娛樂不致思

欲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者反以速患夫遠思強記傷人憂喜悲哀傷人快樂過差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數種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

噀酒救火

欒巴正旦救成都火成武丁於周昕坐噀酒救臨武火海圖澄於石虎坐救幽州火後漢葛憲噀酒厭齊國火樊英亦救成都火邵信臣于丞相匡衡坐含酒救南陽火子謂水火之災雖曰天道亦由于人事也噀酒救火

世安有此事術士神其術遂疑以傳疑耳

麻姑

傳稱麻姑爲王方平妹考麻姑壇祠記乃顔魯公所撰趙道一倚之作蔡經傳中有云麻姑再拜但不相見忽以五百餘年又說接待以來已見東海三爲桑田及姑取米擲地變爲丹砂方平笑曰姑故作少年戲也吾老矣不復喜作此狡獪變化而方平傳云平東漢之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稍加至[illegible]夫桓帝時主太尉陳躭家三十餘年尸解而去其終姑不過二三百歲何得老于麻姑且各人本傳亦並無兄妹之語總之神仙紀載類皆

荒唐幻術雖有綜實則離耳

丘長春眞人

丘長春見元太祖於西域雪山之陽戒以太怒則傷身大喜則傷神太思慮則傷氣而惓惓以節色慾爲首旁及保國愛民用賢薄賦之事太祖性貪淫好殺獨于長春歎賞不巳呼爲神仙錫以便宜金虎符領天下道教或謂長春能呪水生金蓮花元祖是以信之長春之徒不能遵其教往往侵占寺刹以爲宮觀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釋迦居右或孔釋皆侍立四傳至蒙哥皇帝用少林僧裕奏辨審得道士李志常等義

盡焚化胡等經斥道士爲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又至薛禪皇帝再焚諸道經復僧寺二百三十七所塑像悉令改正而道教屈矣昔寇天時謙之以符籙法佐拓拔世祖世祖因而盡廢釋氏僇僧人寇悔而諫之則無及矣嗚呼其祖爲醫其弟子蓄毒以殺人其師亦烏得無罪哉

灰袋道士

酉陽雜俎記灰袋道士張口如箕五臟悉露然舒虛寂傳中見之又皆翟天師乾祐弟子必有一誤

張果

張果宇宙初闢白蝙蝠精也葉法善既以太極紫微左

仙卿降謫其格高果遠甚何以一泄果宿因遽殞絶耶